

去年冬天我们都在什么

蒋峰◎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去年冬天我们都在什么

蒋 峰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 / 蒋峰著.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327-3731-4

I. 去... II. 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9278号

特约编辑 宋静茹

责任编辑 孟 丽

插图 倪有鱼

封面设计 陈 楠



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

蒋 峰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南通市江城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0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7-3731-4 / I·2116

定 价 18.00元

自序

石云璉醒来发现有人闯进了女生宿舍并侵犯了她的身体。事件牵涉到六男三女。生活在继续，噩运也在继续。二至六章以每人为线索目击他们案发后的行为情绪及家庭情景。阅读时你可以像玩杀人游戏一般参与调查。最后一章结果——可以对你保证——你无法预想。

以上是本书的内容，有兴趣就花十几块钱把它买下来，顺便给作者带来一块多钱的报酬；若无兴趣不妨看看最后的几页，记住罪犯的名字及目的，好去要挟正在阅读此书的朋友。

还有些正在读中学的孩子若是担心家长会对自序的第一句话反感，可以把这页撕下来。还好，不算影响故事本身。不然就让家长看这句话——劳烦排版师傅印重一些——**本书无任何色情描写**。真神奇，《维以不永伤》的发表令我被这些孩子冠以“色情作家”。

接下来说实话，从严肃文学上讲，本书并不成功。两个月以前喜欢我小说的朋友读过对我有些失望。他们说没想到你

在写供人消遣的侦探小说。我解释说我想通过二至六章展现每个人不同的性格，甚至是表现八零年后出生的一代人——这个词真俗气——的生活状态。然后他们告诉我不该借悬疑这个噱头。当一个问号出现在他心中后，快速阅读找到答案会使读者忽略你想表达的主题。

或许，这是通俗和严肃的区别。

零四年出三本对自己负责的小说。然而反响如漂浮海面的瓶中信一样没有回音，有些令我失望。我想在下一部小说中换个心态，试着读起来更有快感一些。就是这本《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十二月刚写完此书非常兴奋，春节过后剩下的只是难过。现在已经平和下来，每天都能写些让自己满意的文字。

那些以前喜欢蒋峰的读者不要去买这本书。那些买了的人也不要当蒋峰的书来读，那样的话，这本书会非常好看。

我上周一对尹晓东说，以前的蒋峰会回来的，而且会更好。

本书的杜宇琪和李佳毅曾在《维以不永伤》出现过。以后还会继续。人物姓名均用我大学同学的名字。他们现在北京读大三，丝毫没有影射的意思。

不管怎么说，我为自己的文学城堡又添了一块砖。



有点对不住特约编辑宋静茹，你出的我的第一本书却是如此通俗的小说，若是卖得不好岂不更颜面尽失？感谢为此书配图的有鱼，我觉得你非常有才华。

现在说总比被人家说会好，好莱坞有部电影是《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这个也是我写完后朋友告诉我的。为此我去买了一张碟。碟店老板说还有续集。我听后不禁乐了——《我还知道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

出版社建议我换个书名，不要用长达十一个字的题目。我没答应，这几年的写作令我迷信题目一定是小说最先完成的环节，我才能去绕着它写，还有“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这句话有种怀旧与反思的意味。

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去年冬天我在写《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

算了，这种文字重复的把戏真的很无聊。

71



序

文/周宇

翻开蒋峰的新小说《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我们可以读到什么？

惊悚悬疑：采花大盗夜袭女生寝室！来无影去无踪！！

香艳迷情：游走于四位女友之间的奇男子！泛性主义的军校女生！！这两人又是表兄妹！！

血腥暴力：京城军校大暴乱！两百人两百条铁棍的群殴！！死伤无数血肉横飞！！

残酷青春：性压抑！性解放！颓废！堕落！赌博！酗酒！逃学！退学！没有结果的爱！！

以上四大元素就如同绑在航天飞机上的助推火箭，随便在封底引爆其一就可以将一本通俗小说送上畅销书排行榜，如果同时点燃这四节火箭，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小说的作者最近应该是缺钱花了……

蒋峰本人也不忘在自序里自嘲一番，他用黑体字突出的“本书无任何色情描写”，怎么看怎么像是“此地无银三百



两”。于是,综合种种迹象,似乎可以盖棺定论:80后最具才华的作家蒋峰,连续出版三本小说却反响平平,终于在精神空虚与生活困顿的双重压力下,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他开始写通俗小说了!那他下一步就该直接为那些地摊杂志写色情小说了!!他不可救药地堕落了……又一个文坛伤仲永的悲剧。这是他个人的失败,还是整个扭曲社会的缩影?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且慢!

刀下留人!

■



在将地摊作家蒋峰背后插上草标,推向法场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本着人道主义的最大善意,轻轻地问一句:蒋峰到底想干什么?既然几百年前就有《失乐园》的Fans说弥尔顿打个呵欠也是诗歌,那么,蒋峰这部标题类似某著名恐怖片名的小说,会不会也可能是一个天才的喷嚏?

抛开前面的那些噱头,《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其实是一本半自传体的严肃小说,字里行间带着青春的醉意。蒋峰在里面提到了许多人的名字,想起许多张面孔,可能会害得他们在京郊的一所军校里,在春天暖和的阳光下,莫名地打起喷嚏来,然后他们可能也会若有所思,想到身边少了一个人。

中防院的一年是蒋峰仅有的大学生活，如何回忆与书写这段往事，是关注蒋峰的读者所感兴趣的话题。出乎我的意料，蒋峰选择在这么早的年纪就展开回忆，我原以为他会像J·M·库切一样，到了六十多岁才开始怀念并创作《青春》，我原以为那段往事过于忧伤而沉重，需要在时间这条温柔的大河里沉淀很久，像鹅卵石一样磨得光滑，然后才会被小心翼翼地捞取上来。我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他选择了和《维以不永伤》不同的笔调来讲述故事。

他竟然把这篇小说写得很有趣！

当然，我的惊讶并不是出自对作者能力的怀疑。如果说蒋峰的忧伤像是高脚杯里暗红色的鸡尾酒，那么蒋峰的幽默就像是浸在酒中的清凉的冰块，多放下几颗，才华就会像酒液一样顺着杯沿流溢下来。蒋峰赖以成名的还是他那份独特的忧伤，不是琐碎的小儿女情怀，而是一股朗朗大美的气韵：“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坐在操场中央的一个大雪球上，那是傍晚时分兴奋的孩子们滚起来的雪人。我们在很晚的时候把嵌着枣仁眼睛的雪人脑袋推下来，背靠背地坐在雪人圆圆的身子上凝望彼此不同的天空。”（《比喻，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与此相比，蒋峰的幽默则往往被掩盖或者忽视，但偶尔的灵光一现，却可以给人很多的期许。比如他在《萌芽》

11



上连载的《63578342》，就带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请注意，他没有刻意地“搞笑”，而是如同托马斯·平钦或者唐纳德·巴塞尔姆一样，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荒诞感，并用几乎白描的手法展现出来。我们阅读这样的作品时，就像是清早起来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蓬乱的头发和满下巴的胡茬，会不由自主地苦笑一下。这种幽默感，也是中国作家普遍缺乏的。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似乎接近了这种感觉，而旅美作家哈金的《季小姐》则更加从容一些。当然，要看此类小说，最好去翻翻以往的《纽约客》，村上春树的《A Poor-Aunt Story》，詹姆斯·瑟伯的《Mr. Preble Gets Rid of His Wife》，都是个中翘楚。

既然谈到了一位华语作家的幽默感，那么无法避开的是两个人：王朔与王小波。《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里那些调侃式的对话，带着王朔的口音。但书里更多的是王小波粗重的呼吸声：魔戒式的四人远征，却只是为了去天津找乐；走廊里两百人的群殴，纯粹写实却让人读来忍俊不禁……和王小波一样，蒋峰对特定体制下的荒谬与不合理感同身受，但他把自己深沉的忧郁在那个寒冷刺骨的冬天里全部都封冻起来，然后一块一块地砌成了造型粗笨滑稽的冰雕。对于它，人们远远看到，只会当作孩童的儿戏，一笑了之。但只要稍微

凑近,就可以发现,在刺眼的阳光下,那座滑稽的冰雕上一点一滴渗出的,都是作者的泪珠。

对于这类小说的价值,所幸的是王小波早已作出了评价。在一篇短文《王朔的作品》中,他这样说:“我认为,真善美是一种老旧的艺术标准;新的艺术标准是:搞出漂亮的、有技巧的、有能力的东西。批判现实主义是艺术的一支,它就不是什么真善美。”在这篇精神层面上沟通了王朔、伍迪·艾伦和他本人的短文里,王小波指出“王朔过去的反嘲、反讽风格,使我们能见到深一层的东西”。这是对王朔的肯定,也是对这类风格的肯定。《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或许不是纯正的批判现实主义,但它也确实可以使我们见到深一层的东西。

现在再来讨论蒋峰究竟想干什么,或许我们的思路会更清晰一些:蒋峰给这篇严肃小说穿上了通俗小说的外衣,却用了整本书的篇幅把当前流行小说必备的“悬疑、言情、暴力、残酷青春”这四大火爆元素做了一番彻底的戏仿、反讽与颠覆。他甚至从小说的一开始就在有意地把读者引向解谜的歧途。当然,随着故事的推进,读者会慢慢回过神来,并感受到一种平日在通俗小说中难以体会的趣味。

不过,这样的写法虽然是匠心独运,但也具有风险。事实上,有人对我抱怨,从这篇小说他只能看到一个群体的堕落,



里面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好家伙”。我笑着给他解释，“没有一个是好家伙”似乎不影响一部小说的价值，比如《北回归线》或者《在路上》，里面的“好家伙”也不太多。然后他想了想，又对我说，就像读亨利·米勒或凯鲁亚克的作品一样，他读这篇小说时确实也笑了，但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堕落会让我发笑呢？”这个问题让我忽然想到一个片段——我们全都很熟悉——迪斯尼动画片里的经典桥段：倒霉的唐老鸭在狂奔时不幸冲出了悬崖，但它没有停下，还执著地向前走了几步，直到它感觉有些不对劲，小心翼翼地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脚下空空如也。一瞬间，理性告诉唐老鸭，牛顿三定律是不能被违反的，于是它只好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嗖”地一声掉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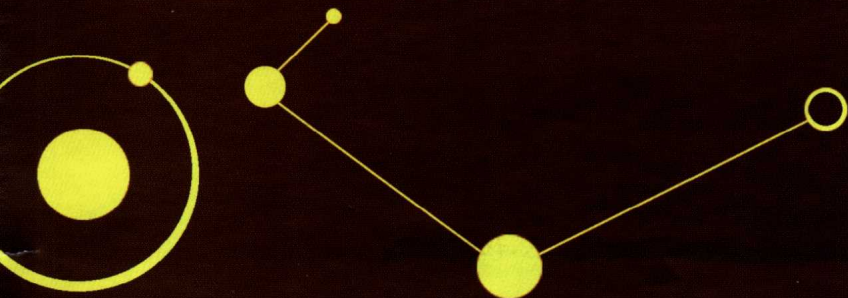
这个动画片段告诉我们两点：第一，如果你不往下看，你就不会堕落，哪怕你踩着空气一溜小跑；第二，如果你往下看了，堕落是必然的，这是客观规律，是不受你的意志控制的。用这两点来概括《去年冬天我们都在干什么》的寓意，也勉强及格。

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男女，无论老少，无论在饭桌边、沙发上，还是情人的怀里，当唐老鸭先生以特有的嗓音惨叫着堕落下去的时候，我们都笑了。

当时一些轻雪从眼前飘过。北京的冬天总是这样，常常没由头地落些细雪，等你张望四周看这雪是从天而降还是由树顶的枝条抖落下来时，那些雪花已经不见了。



84: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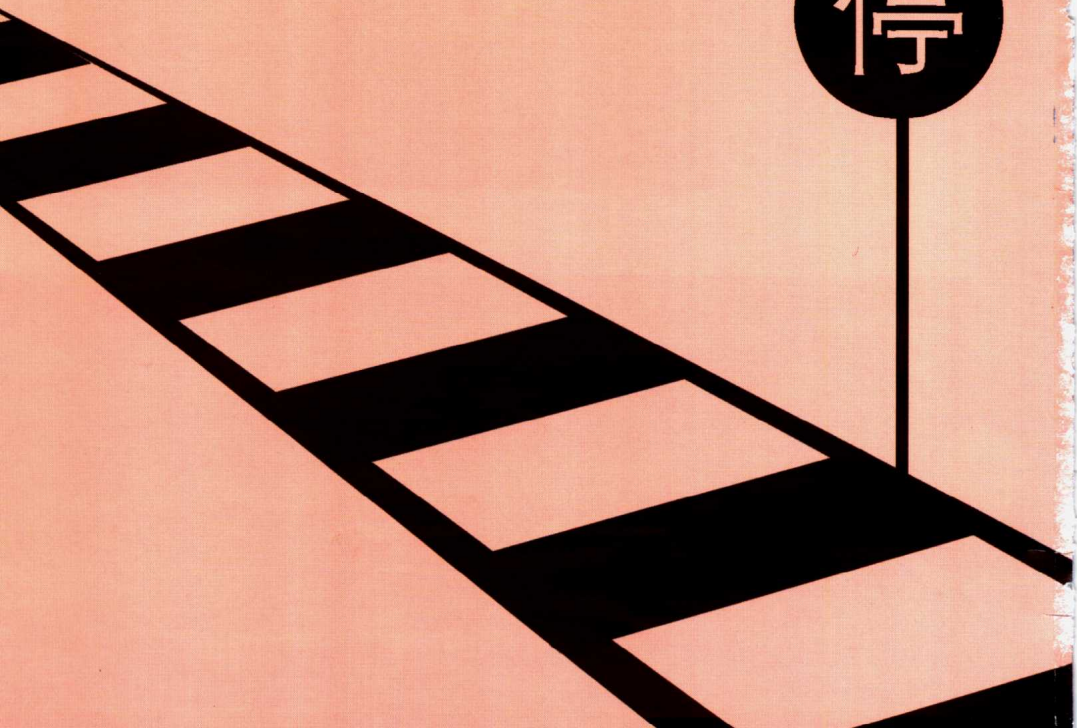


What were we doing
last winter



What were we doing
last winter

停



○……自序……1

○……序……1

壹……开篇……1

貳……石云璈……39

Contents 目录 >

叁……马裴阳……71 >

肆……其他人……105

伍……杨柳郁……145

陆……李佳毅……181

柒……结局……211

壹 开篇

what were we doing
last winter

1

ru



前年十二月七日,圣诞节前的倒数第三个周末,科防院发生了一件不能算严重但是很奇怪的事情。没有人能够确切地分析出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使有的人的生活发生转变,使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相互了解。然而无疑,它衍生出了很多事情,还催生几种情感——某种情况下,这是读者最愿意在书上看到的——爱情。一生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被迫或无意识地生活在自己的那条笔直的轨迹中,总会有件事情使几个人的轨迹同时产生一点小小的弯曲,有的人凭借这点弯曲逐渐延伸走到了一起,还有一些向外弯曲的人,则越走越远。

